



元文類卷之四十九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元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全再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悍鷲刻削人蒙吾力脫罪畧齒平民者

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
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人春蓬稗爲
糧芼藜莧爲菹活之荒歲旣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
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
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
薄也爲滅燭止之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願安此也
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驩親善身兩間之
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
輩不游召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

大傳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今皇太子講

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賢

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

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真州總管高

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規

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幣集

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一

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雲頂

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屈苦竹築壘移成都蓬

閩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嘗爲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已。未從南征。至鄆留後行營。庚申以爲南京經畧使。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

關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湖東。世職守令。即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俾爲令。臣烏乎可。擇况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教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裁婚葬俾師簡儉。敦

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袤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徵入爲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懸已俸爲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爲之蠶七年會上以蝗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寃公燭其誣召鞠其妾榜掠一加服不移畧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又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徒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

元文類 卷四十九 四 何德堂
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
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
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
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橐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
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
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
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
食方畧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旣亡重慶以巨擘之地
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來

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
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
吏杖之爲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
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
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不
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兩府多致
金帛子女爲謝曰戎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
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
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

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
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
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
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前
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
蜀徑東川歸以爲重慶帥聞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
銳拒守合州宜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
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
將張珪以天子威德遠有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

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

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

親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
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
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去就者以國
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
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
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爲檄
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珪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

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者謂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珪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復興等導帥幹楊獬懷獵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爲書招珪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珪牙校也習狃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

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輿金玉飾少艾爲謝公曰若以吾爲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卹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即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王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

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徼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酋阿察熟公名問曰是合活李公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寧鬪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爲之開可改鬼國爲順旣路以

其弟阿利爲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

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賈館垣外公弗善也歎

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

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

惠爲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

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

命下蠻夷望轎車爲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

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經率吏民迎

哭傾振山谷爲發百人護喪達興元上聞而悼之贈

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
妃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李羅賻錢五百緡具奠
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抗章請即州治之東爲
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
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奧魯
頰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
室嘗槩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
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驩奉使未嘗有厲色
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既位不大耀於時每分吾有

不至以寡乏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爲姑
若從母不以爲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
機穽不面爲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所長而

兩元刻皆作許不誤

施
元刻誤於
西湖本施

不能留怨惡於胷中雖舊欲擠已入不測淵者事已
輒忘之畧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不爲
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千
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盡
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而賜償之無負

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爲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薄用奢爲言，願奉母錢百金，交驩令取子，自益卻之，亦不爲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聞斯行，以絕專事，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

士爲多，皆視爲己職，嘗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

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

之心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論，招椎結，荷旃竭燈，慕義

三道之兵，爲之抑首，思徼利於萬里，羞成功於一介

賈，星鳥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舁歸要荒，抑嘗觀今

中統以來，將相臣死，率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平生

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未有若

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觀古君

臣莫難於合，莫尤難於信，蓋合或可伺所欲，以中而

元文類 卷四十九
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皇非遽
貴之地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受之親以細微觀其
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讐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
汗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
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或相或傳諸侯王或將凡賞
勲勞優者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爲之至商論群
臣能否於公不曰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於
聖訓用未盡年未耄人猶未足其悲受任於已試知
遇於既久可與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
哉後三年頰彙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
遊其門又與頰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
論次如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
燧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虞集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
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
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
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

定時以真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
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
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
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
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
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
又使爲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
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冶玉峰魏公璠偕至於
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訟

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召
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閣戰
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奮其氣
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
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
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問戰勝
狀則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
下宿衛且令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

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
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
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
公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
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
帥闊闢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
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朮奉詔取宋召公爲屬公辭
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
經畧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

得引此爲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
董某安其年始壯不使爲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
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
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
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
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懇中興
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
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
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鐵木

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芻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肯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吾殆不知郎

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

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間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速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願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

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爲集芻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兩未刊識事詣

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
 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
 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涇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
 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
 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
 寢不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思淵
 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
 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
 老人裕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其勲舊忠良何以

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東道提刑

太西元刻

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乃召公為大中

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廿年

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

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龍虎雖未噬

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司僅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

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

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

議以為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歛怨也及

皇朝本二十
西湖本廿

兩元刻司下皆空一
格

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
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
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
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
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爲功乃建議曰我
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
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
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
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曰

說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
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
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
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
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
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
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廿二年拜
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
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

翠岩本字西湖李
後同

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柰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

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

東。徵歛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

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

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

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

使。乃舉胡公。祇適王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

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

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

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

臣任御史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贊已功於上前
公不容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
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
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
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
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
歛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捄政事之不及
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
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

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
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于
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慙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
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
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
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
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
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
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

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公
 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
 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
 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謹
 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
 公望宮墻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
 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惟公在矣公宜前
 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今上將即皇帝位于上都
 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

遠元刻作將此是

五字據翠岩刻補西
 湖本脫爛空格

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
 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
 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
 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納賢開
 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
 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
 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
 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
 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

先帝時虛心

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已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

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
 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餽粥之資卒
 賣其^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
 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
 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
 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
 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
 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
 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

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書
 人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
 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
 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率子
 男八人士貞士亨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
 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
 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
 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玘次適周俶
 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

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
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
北兩元刻以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敷歷中外久矣上而
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
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
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
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元文類卷之四十九 終

元文類卷之五十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行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行臺人^邢生有異操不為嬉戲
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時太保劉
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
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為同志友

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
 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
 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
 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
 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
 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
 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餽車錢六萬緡通州以
 南於藺榆河口徑直間引由蒙村跳梁務至州還河
 以避浮鷄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

至下州上西元刻皆空
 一格

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
 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
 此水開脩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漳
 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
 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洛州永年下經雞澤雞合入澧
 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
 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
 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
 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為素餐矣即授提舉諸

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為之因舊謀新更立牘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為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眾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

為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眾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

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曆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脩正而薨至是江左旣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曆

約
西湖本作約

理俾參預之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旣又別圖爽塏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旣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石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

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
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凡曆法之驗在
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
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
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
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
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
善公爲太史令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
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

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
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
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
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
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
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
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
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端
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

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

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

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

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

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

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

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

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

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曆告成拜

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

兩元刻俱同此本
太字下疑脫一字

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期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二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

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
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
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
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
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
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
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
刻巳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
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
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
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
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
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
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
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
月兩刻日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
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
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筭起自丁丑

正月至巳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
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日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
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黃道求入轉極
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
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
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
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
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
推求皆有食分得食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

入兩刻

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
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
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
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竝依實測不以私意
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
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
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
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
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

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
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
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
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
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堦
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
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
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
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
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
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
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
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
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
爲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
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彙公於是比次篇類整
齊分抄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彙三卷轉
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

元文類 卷五十一
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註二卷修改源
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畧景考二
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
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
卷月離考一卷竝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使利
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
瀘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
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瀘溝者命公與
往亦爲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

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
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
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
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牖比至通州凡爲牖七距牖里
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闕以過舟止水土覽奏喜曰
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
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
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咸待公指授
而後行事置鍤之處徃徃於地中偶值舊時輒木時

人爲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
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
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
艦蔽水天顏爲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
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以澄清牖
稍東引水與北西九利與河接且立牖麗正門西令舟楫得
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
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
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

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
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
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
言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
朝廷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
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
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
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
以下西山之棧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漑瀕河

然其不
二曰此
西關本如
翠若本字可字西
湖本可及者有三五字
僅四缺但不字至一曰中間
僅空三格

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
吳漕運畢通建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
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
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
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
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
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
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
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

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
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
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
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大初迄于
大明名曆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
多寫分換母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
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
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爲曆測驗旣精設法詳備行幾
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

寫分換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庫景促古今承用未之

或葉公所爲表五倍其舊懸旒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爲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蓮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

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爲鼓鑄卽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箴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覩其匠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爲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爲濟南人祖榮屬金季喪亂保民壁鄒平縣之覺堂嶺國兵下版其軍民五十餘萬歸欵以勞績始受命爲東諸侯安集流亡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內以治庚寅歲覲太宗皇帝賜錦衣三襲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睢陽沛徐邳獲其寇王國用安伐宋破棗陽仇城六安未嘗濫及無辜以

言脫民于兵甚衆世祖臨御詢開國有功臣首及之
優詔獎勵以濟南公致仕有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
誓之語考邦傑襲爵勤於撫字凡可以裕民生植邦
基者力陳于上賦之病民者數請蠲貸皆報可且以
新造金虎符異金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
得請至均爲代輸之流民以歸疲瘵以蘇事集而人
不擾朝廷考課爲天下最乃割河間之將陵臨邑等
六處以旌治績仍升將陵爲州初以質子侍王藩娶
阿可亦真氏生公性長厚自幼嶷然有成人風長博

通諸國語及嗣爲政一以繼志述事爲心屬歲大旱
徒步四十里禱雨龍洞旣奠而雨霑足其在軍旅拊
循士卒號令嚴明于襄于揚累奏戰功世祖皇帝在
王邸總率兵伐宋公爲前鋒得生口輒詢山川地形
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某倉廩所實幾何守兵
幾何一一爲上陳之且逆策其可勝之狀畫其進取
當自某處當用兵若干若指諸掌暨捷卒如所策上
每曰汝殆身親歷耶何其言之信也拔木欒山寨獲
男女萬餘口咸釋之俾復生聚宋人以王師之至所

向欵附至陽羅堡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舟師雖衆我以四百艘可必取之請偕水軍先濟江許之奪其大船名白鷄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偏將以二百艘直抵南岸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旗已樹矣上隨整諸軍渡江至鄂州公啓城東南維彼悉衆守禦號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既下則城自陷矣攻之登其陴宋人悉力來奪公連戰復破之

隨兩之刻

城遂陷上命公籍府庫秋毫不私師旋部降民數千

徙之內地嬰孺無失或有疾命醫視之皆全活上正位宸極有詔若曰乃祖爲國有收撫之勲治郡存節儉之業其父相繼致力於民承襲至卿餘風尚在又隨朕南進殊有功勞可遵奉先朝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行軍萬戶管民總管之職印兩之刻凡在所屬竝聽節制敬持朕命慎守鄉司中統三年春李瓊叛兵起益都率逆徒數萬擣濟南前此公億知其端條其逆跡等十事大畧以爲諸路城壁不脩而益都因澗爲城國初以全師攻之數年不下今更包以甃石而儲粟於內且留壯丁之轉輸者于府其志欲何爲之

又諸路兵久從征伐不得休息率皆困弊而壇假都督之重擁疆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厲名爲討宋而實不出境士卒唯知壇之號令不復知稟朝廷之命平章王文統故壇參佐儻中外連構窺伺間隙以逸待勞此尤可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羣臣躬扞牧圉而壇獨以禦宋爲辭既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從本欲休養士卒以規國家虛實及駕還京師諸侯朝覲壇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國家去歲遣使往宋寔欲百姓休息壇獨不喜其和奸欺叵測方發兵邊

境下竊兵威上失國信又如市馬諸路無論軍民繫屬括買獨不及益都而壇方散遣其徒於別境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壇締交於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惟壇用漣州會子所領中統鈔顧於臣境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不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爲三千五百定近年互爲欺誑省爲二千五百定餘悉自盜屬法制初新宜復舊額而欺盜仍前又前歲王師渡江宋人來禦壇乘其隙偶陷漣州輒貪其功悉留歲賦爲括兵用而又侵及鹽課

誠使瓊絕淮而南歲陷一二城壁去杭尚遠方今急務政不在此而徒以兵賦假之不可不慮今亟宜罷王文統而擇人代瓊且徵瓊從攻西北足以破其姦謀必東南須瓊鎮戍刺真督兵西南緩急豈能相及又不若掇瓊北行爲策之善也如或不然尚宜中設都督內足以分其勢而伐其謀外足以鼎立而禦侮也公以其言祕俟燕間以聞二年元會上命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還當陛見朕與卿有言也十六日上獵近郊宿郊壇旁夜召公與語公遂具奏

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計毋泄至是瓊兵西來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公遂偕其祖濟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以諸王合必赤總兵擊之有旨諭衆安業俾郡縣兵從公討賊割山東鹽課以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掠以公爲前導而瓊已據濟南諸道兵旣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築城周六十里圍之瓊旣不得出公率卒青齊境上斷其饗道攻下寨柵脅從之民相率歸正逆徒數突圍公及諸軍迺却之以功遷大都督秋七月甲戌瓊伏誅公言濟南民皆王民城爲逆徒

盜據今罪人斯得恐軍士例肆虜掠請加救兵母入城於是王遣將分掌門鑰尋有卒褫民婦衣斬首以徇諸軍肅然至元初例遷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加鎮國上將軍有故吏掇拾公諸父罪辭連公上以其有功特原之然猶免所居官九年師次襄陽起公爲懷遠大將軍新軍萬戶佩金虎符宋安撫呂文煥守襄陽攻之不下諭之不從最後遣人往招呂曰得張濟南一言吾無盟矣公持詔往論文煥遂舉城降十年授襄陽等處統軍使總兵十七萬人十三年宋平公

堅
堅
堅

悉歸功諸將以在軍旅歲久積勞成疾堅乞骸骨以歸與父言未嘗及平宋事公生遼東兀魯回河又其二女爲藩王妃性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間歲一至濟南優游暇像以佚其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于濟南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四女長也速貴爲諸王忽刺忽兒妃次適姜從吉次爲金剛奴王妃次適洪澤屯田千戶梁紹祖諸王乃顏之叛連謀于兀訥忽赤金剛奴也速貴以逆順禍福反覆開諭

不聽故及於禍始逮赴詔獄有旨詰之曰若與乃頑顏構亂亦嘗有人諭止若等否彼具以妃所陳對上嗟異曰是濟南張相子朕知其然矣命索之軍中賜楮幣二千五百緡給傳歸濟南養疾有司供億元貞初山東憲司以妃忠孝大節素著而供需不時繼乞賜田以足廩餼事聞加賜二萬緡元節襲公爵宣武將軍征西萬戶元里被吳王教建昌路達魯花赤男孫二那懷襲征西萬戶次某起巖先世故濟南僚屬幼及侍諸父暨聞中表老人語公家善政嘉績猶歷歷

能誦言流寓東平益都境其耆年叟亦論東諸侯爲政尚忠厚崇信義而不奪其力惟濟南爲然餘弗及也至元之罷侯守民蓋有親視其故侯如路人甚至追咎怒罵如仇讐者公遷真定民傾城攀留西至郭門咸嗚咽俯伏羅拜至擁馬不得行曰我公不復惠我民矣公亦悲莫能仰視諭解久之方得出郊民望哭聲振原野又懷思遺愛爲樹碑頌德祝其富壽及公被新軍萬戶之命過家覲濟南公民聞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外里巷室家悅喜於內是果何自而致哉

良由濟南公性鍾仁恕動合天理推之以惠其民先公及公一遵其政故得民也如此又聞青寇逼濟南濟南公怒曰國家何負李全而賊子敢爾昔吾壯盛時全猶不敢易吾賊子何爲者耶惜吾身老兵戌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吾惟以死捍賊終不鬪吾民也於是誓衆曰凡吾子孫卒屬有不一力討賊者吾有劔在衆聞其言勇自百倍予乃諭僚屬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壇故識者謂濟南公寧以身綴豕突之鋒而不忍死其民於矢石之下

其忠仁勇爲何如也故身備五福顯膺上爵善始令終復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之報施理不誣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廉正鎮禦有方總戎遠征威惠兼濟嘗爲征西元帥府薦充副都元帥國家有大慶賚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偕其諸兄以公平昔事迹求爲行狀故詳錄其實而以諛聞附庶備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元文類卷之五十一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墓誌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翠岩二十四湖廿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
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
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
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

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
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
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尚醫救之
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畧使歷歸德知
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
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
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
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間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
屬有在朔度秉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

行公歎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
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
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
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
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鳴
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
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
多矣泰和中詔脩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
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至下者

元文類 卷五十一
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
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正大初予爲史院編脩
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秘閣副在史院壬辰
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
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
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
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
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
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
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
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謂辱
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頽波方東有物屹焉
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
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
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
純甫之純雷淵希賢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

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
 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
 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
 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所忌瘦死雒陽
 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
 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
 以宴飲為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喏
 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
 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為所魚肉

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
 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
 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
 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
 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為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
 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
 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希顏以為天子富於春秋
 有以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為可養初
 心為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不宜妄費日力

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
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
間不可勝筭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
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
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
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
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號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
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
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

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疆
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
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
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
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
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
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
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
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

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
 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
 終于翰林脩撰累官大^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
 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
 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
 寇為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為摩拊之希賢莅官所以
 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故頗有喧譁者
 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

進書生遇之嘗為戶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
 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為神明
 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
 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
 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屯田間時以藥毒
 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
 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為不得行然亦
 坐是失官希賢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
 貧無以為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

不二十游公卿間大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
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樞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
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
大罵不休雖痛自^推折^推粹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
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橫如戰
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
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
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
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

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
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
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
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
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
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
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不出其一世已驚紫髯
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耻自名目中中敵無遁情太
息流涕請進兵揜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

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救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
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僨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
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溘焉寧與
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
之石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大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
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
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

門大尹復與基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

河以反遂爲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

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

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據碑云亦誤事遁去依殷輔

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

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

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

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

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推折稍取莊周列禦冠之書讀

之視世味益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浙
節為書至東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溫藉見名其鬱
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
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鼠山海以高騫
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
執翽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
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真為
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毫之太清宮
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軍功

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魯山

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于

璋瑁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

州雄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馬逸馮駕犢健破軍

霸畧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

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

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撻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

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劬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採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

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矣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嫠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

蔣藏西湖本缺
一葉自此銘則我
起至後篇之正

之元刻誤一

隸元刻作隸亦誤
當作隸

知及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
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
夫一女之界銘以表之并志于翠石愧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
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為縣吏父諱
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公之父
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篤勤
能副所望既隸業太學登典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

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椽尋權大理寺丞
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
隆德令再辟安化今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
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
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為隆德
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
治撫養瘡痍誅鋤強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
安化主師以公忠勤使兼錄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
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

游藏西湖本缺
一葉自此銘則成
六五後篇之正

之元刻誤一

隸元刻作隸亦誤
當作隸

知及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
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
夫一女之界銘以表之并志于愧碑名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
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為縣吏父諱
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公之父
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篤勤
能副所望既隸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

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椽尋權大理寺丞
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

轉運司支度
長安公自讀

西湖本缺一葉

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為隆德
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
治撫養瘡痍誅鋤強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
安化主師以公忠勤使兼錄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
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

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既不能救民之死又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講沿及^解尹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日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

謹字據畢岩本改
西湖本亦作廉

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閩國鄉奉政原之先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啜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宋氏攷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如此公為不朽矣河內許衡敬敘其事而為之誌且系銘曰出也有為^生死以之處

詎元刻同當作

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積其
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曾中洞相毫釐外
私内公息邪詎詖諛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
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又謂於古無其交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
統強焉弱陵眾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
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
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

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
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
雄城而於大官其子孫或沿襲敢將相凡其宗族故
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
以存及其子孫則為之臣民而復其役出租賦而祿
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
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於易山諸
若者君其女兒子也君諱弘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

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諄謹勤力為蔡公

本集作通其平
本集作仲州作之
本集作作醇

奉 學若 刻作秦 誤

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
蔡公罷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
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為易州時
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
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於河
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
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
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
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

秦集作滔天

終銘之銘曰生物為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淇
河滔滔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
有忻茁然碩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
斬首曰級書多是勒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
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
獨使道家為知言易山峩峩昔誰辟門易山之民今
誰子孫為斯人之瘞也為斯人之 子兩刻也為易州者固
宜斯人茲實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 因

新安王綱忌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客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之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天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墓於潭州后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寧簾望望服衰釋杖叩首泣

血東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涿郡盧摯寧不

天先君子捐諸孤葬有日乞銘其館士文學掾吉張

圖南實公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宣慰公薨且

葬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且非公銘孰銘

惟先生與銘公諱淇字元德世族望臨淄霍者五李

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祖士庠贈奉議郎贈

楚國公諱世勣者奉議子也生贈魯國公棠棠季曰

常生方後魯國累官某官謚忠肅者於公為祖實生

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奏公幼奇儁誦書若宿習年

翠岩本奏 常建定 西湖本奏

七歲陰補承奉郎明年中童子舉選甫冠起家四川
 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
 積階朝奉大夫貼職自直秘閣四遷右文殿脩撰內
 除由藉田令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隆而宋祚終
 矣將浮海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納款
 遂附順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
 使秋七月覲于上者都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
 夫湖南道宣慰使錫佩金虎符犒予優渥使七年而
 代用薦者召遂辭疾致仕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

事四九刻

翠岩作草是
西湖本亦作特

使夏貴軍戰黃之白鹿磯冒矢石銳甚諸將勇之其
 倅信前卒弛靡吏姦莫何問乃幹經賦廉賅胥數背
 法之羣賊愕無敢犯令守趙希訢悚然不敢少年易
 公曰始疑倅莫瘡前倅今倅僞果乃復賢遠前倅郡
 舊屯威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
 闕犒未集衆忿譟謀害土臣吏皆竄守惶遽無策公
 語衆淮漢卒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惰慢輒刑
 誅無貸若輩未嘗身顏行坐靡縣官敢爾即徙徼填
 圍杖倡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臣猾孔和輩構桀橫

吏十數蠹螫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茹噎莫能吐
 氣時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逮捕弗能得及公
 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皆貲累鉅萬衆猶
 慮其賄免公期三日獄具杖黥錮諸圜越四日邸槩
 果緩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
 判廉明即被枉吾曹奚所於訴及守與國移泰皆能
 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饒時論能之衢寇蠶起連江
 浙數郡逐憲臣嶸守困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千從
 公曰果爾將喋血三輔請單騎至衢覘盜緩急財馳

嚴郊有執寇至者迺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讐脅

平民互黨助蔓寇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釁訟直

之豈不在我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

捕致易罪以賞協既良民即自拔盜藪知素鄉罪除

否則必難勸無遺餘迺已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

亦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浹旬歸業俾黃衣

腰鈴卒四往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讀榜

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衢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守常

頰痾奉旨意公至吟嘯不敢出一語撓法於是新郡

治作孔子廟校官梓四書以摩勵諸生去郡未幾寇復作張甚再至輒弭公忠實和雅英暢厚易早歲莅政以敏銳著稱晚迺破縮沖漠權以適易義其豪爽超特之氣猶時時有不能掩者至取文接物識監友黜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惠利公私者不可殫言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數百言便弓馬引強射遠發命中竊弦其弓者莫能撼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多自譜琴出其手斲者琴工音焉以爲賢世所寶古琴遠甚古樂失傳稽籍曠思刊分黍我以諧雅族旣作潭校之樂遠落好古者往往迭至問焉劬書植學有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家公以平遠自命太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間多穹貴大賢契予尤深者故參政徐公子方太子賓客姚公端父平章何公仲韞左丞趙公伯華然公非藉數公爲重數公者每以締交得公不失所重也公薨以是年十有一月辛未卜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庚申葬潭之寧鄉縣原塔坎山之原夫人寧國吳氏宋

琴山琴亦高本我

元文類

卷五十一

七

修德堂

參知政事莊敏公淵女前公薨子男四人長即彌寧
 疾廢彌家彌審彌寬審前卒女二人淑儀適萬戶馬
 繼祖以疾絕昏歸寧淑正尚幼孫男六人巖以祖廢
 當補官嵩立嶺皆崑女三人曾男孫一人山童女二
 人摯嘗謂公門閤人地文武猷為識度器業以之位
 臺閣職論思權亮治體潤色太平是特餘事果若都
 將相謀軍國以究其輔世願忠之蘊海內有識者其
 誰曰不然而遂疾致於家者二十餘年而公薨矣嗚
 呼悲夫銘曰皇武於南一吳會只維彼臣室喬木蔚

只

只曷器其材備脩能只奚寘清廟斯盥敦只爰諏疑
 謀斯著蔡只爰構大厦斯棟載只鳳儀麟趾瑞昭代
 只侯邁侯軸遠殆悔只沉浮星歲存蘊槩只云胡不
 弔哲人敝只工垂般輪靡所倍只夔曠弗音襄武邁
 只媿妍白緇孰辨裁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鑽
 辭燁幽窶只

監察御史蕭君墓誌銘

程鉅夫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諱泰登
 字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且疑時鉅

夫客鄂誼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士姓名來中有蕭某余已器之泊來南臺中丞徐公子方道君朝夕不離口從數年余從閩歸公方典江廣學事學者井井有生氣衆誇語余既僉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乃元帥賊殺不辜爲君所劾鞠之如章帥遂抵罪赦以爲御史是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氣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其子文孫以廬陵劉將孫狀其行事

來請銘曰君之志也按蕭氏世本長沙徙廬陵之太和曾大父平林先生負重名仕爲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縣男諱逢辰大父諱安中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支使父諱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君早穎拔弱冠試吏承永豐已出敏手江西行中書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爲部使者賞識即子方也子方一代者碩言輒見聽遂擢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會有獠逼城衆惶惑無措獨奮曰督捕非憲府職耶我請先之

即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獠遂遁因按所部潛與獠
 通以人爲貨及他奸利事守令已下抵罪者八十七
 人又建議減韶州賦銀之半悉條海北積弊躬詣臺
 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至元三十一
 年詔罷征南兵釋交州繫臣以君爲奉訓大夫兵部
 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衍往論其國時安南既已失藩
 臣禮得罪聞有詔使疑懼半吏民迎餽糜至喻所以
 來意悉慰却之主臣卜日拜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
 感慕歡呼而使又廉敏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

糜兩元刻同疑當
 作糜

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
 者橐中裝甚厚辭不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既
 報命授連州知州未拜奔瓊州公喪起爲江西等處
 儒學提舉政教稱是行省遣慮郡囚袁瑞路各有誅
 愚民自誣殺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悉發摘理出入
 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
 出海南師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
 有奇還之民柳州左道謀叛論死者二百錄之釋不
 知情百三十有七人它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凡黜

翠岩本師西湖本師

貪繆吏二百一十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
 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實
 以振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不
 悔也方大有建白病日侵得告即命舟自載且治衾
 櫬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別子詩別親友
 戒左右無妄受贈襚遂卒於驛舟明日歛於建康明
 年十有二月庚寅葬于吉州路嘉禾門外夫人楊氏
 繼彭氏皆名家子三人長曰文孫次曰憲孫幼曰升
 孫女一人曰來富君精悍謹密不煩不苛不為事所

旋 元刻誤施

蔣藏西湖本缺一葉
 自此篇起弟起子後
 篇閉門止

詘故發必中機意悟飄灑豈弟周旋與人必誠故鉅
 人長者咸敬之至其孝於親忠於國不媿阿澳忍天
 性固然故自號方厓其始為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
 太剛必折曰患不剛爾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
 身非吾有也觀君此言豈自為身後計者而獨志余
 銘嗟哉銘曰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蓋藏咨爾山
 君勿刻其方天平命命成成同同報報正正下下對對餘餘與與車車身身其其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于官其

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票事世祖皇帝迄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身死家貧無以歸葬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給舟車傳費將行其子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爲待制其叙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於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爲待制爲直學士累遷爲真學士公之爲侍講也言江南箕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隴暴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徵爲下臣執權黷政言訖公開門待罪後翰長司徒公俾同列論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世祖沉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奏公私負歲積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逋別給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脗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

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子英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魯齋先生許公論伊洛闡域以力行爲致知首清簡爲高沉默自秘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爲疎數翁誠其持家簡泊無復商確計慮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四世而下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爲多而不能歸者凡十七人始登

宋辛未進士第爲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爲可愧不獲老田里爲可恨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橐中褻于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爲侍講時特官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温州路教授孟貫將以廕入官孫男女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一月甲申歸葬于黃巖塔山之原予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殷士

裸

混元刻作温誤

膚敏裸將于京是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温
 孫篤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内外大
 小共為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
 不幸而死今天子復申命而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
 也是宜銘銘曰祿不歛羸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
 其智衣敝策駑内澡玉雪誦聲清泠鏗出金鐵蹇蹇
 九關壬人隕寃維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云亡之德
 不爽丘環麓茂一息以往繫彼之豐維時之通尚詔
 後人以封以崇

十二月朔校

卷終

元文類卷之五十二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墓誌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燧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

為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揖指西九刻北京都轉運使故

又家北京公於次為中子沉信易直通毅辨疆綜經

緯史尤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

疆

兩元刻無度字

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居海中江華島
 上遣使問何由且訶其貳服親擇廷臣可者即命公
 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
 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
 而大軍歲入邊虔劉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蹙吾
 土疆吾是以捨衍而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
 鼠他圖為也未疏黃金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
 數為壽又言誠以是悽悽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
 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為謝公

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耶揮去歸具道王言
 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徙耳上亦悟曰人歲入幣事之
 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
 軍止戍邊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
 計自將伐宋從至閩中留為安撫使施治兵間裏摩
 削殘外供仗糧不擾而集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
 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漠南路俾至傳驛兼
 給餽餉至元四年授同僉吐蕃經畧使兵裁叛離仁
 革狠頑渠酋讐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

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實爲蹶
宋起本勲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
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詰曰王行非
止違命於禮於利害且不熟知撥此邦人民土地不
當天朝一總管治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
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王以與宋輯睦緩急
爲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鳥飛路絕朝夕將拔席
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偪岸海徼恃爲唇
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

南十萬之師再月可至視丘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
不難爲其審策之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
力士白刃環衛公迺示怠弛袒寢一室盡擲所懸箭
弓刀槊付衛士聽汝何爲天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
皆溫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
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
食自是安南君臣多度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
襄陽猶未拔即授行省郎中承事勲貴巉絕不阿惟
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有

以凌鷺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曰是其爲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親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爲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遙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大軍南歸規渡江復行省公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毀城樓以完廟學散契軍以惜月廩剗弊施宜當其後先明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魚荻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贍餓乏視便輒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郢復民間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犇赴不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爲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艫枵然金玉美女色色無有惟文書衣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伯顏夙嘗疑爲凌鷺者後顧爲深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爲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

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款服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姬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河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

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鬻將何噉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爲愁歎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頓路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廉之境民皆曰吾侯賢牧其爲開封明斷不阿可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簿責而歸奏請不下秋雨潦河決原武泛杞灌太康自京北東濟爲巨浸廣

員千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千艘又編木爲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丘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齧京城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與水鬪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旣弭復大發數縣民增外隄防分直爲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黑石東盡城留張怒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三月隄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餘俸半月將歸葬

陳西刻

貧不能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戶賻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程具奠越別治洛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其年九月葬安西府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崇西蜀行省宣使崑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錄事韓和一適紀德信一適鞏思齊後三年其季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年五十六固不云天較齊畫耆孰謂壽考究其致之豈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

雞林挈舟以使西南雕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爲步
仞餘招麾兩王噉臺指輿吐蕃獷狹化不犯令由積
苦勞至不延命壽也無稱世不爲臧死有可述短不
害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已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
蠲租舟民于河電擊霆馳懸躬禍羅下燭其忠由明
后聖老幹經推霜風踰勁大浸稽天降舞龍蛇流死
所餘丘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乃求以濟取置
平地穴碑摧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其阜陵民流
他疆我飫其食我疆沴傷皆手援溺顛顛公哉人之

騶虞彼饒婪婪橫目虎軀雖古循吏列傳史冊載筆
今功孰忤爲匹少陵之原有坊其丘銘石道周以裸
諸幽

唐州知州楊公墓誌銘

姚燧

自盜殺阿合馬後桑葛使總制院結知世祖氣焰烜
烜爍人倖進者入賄其家或藉其一言以爲事從中
下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爲中奉大夫參知政
事居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簿所躡級干政者俟
有問他日則引以爲稽其不利也一旦爲尚書右

丞相誣而殺之。惟其子集賢直學士奉直大夫勗不
 孥自餘妻及子景奴婢凡資業皆籍入縣官。桑葛敗
 誅故奉大夫^言知唐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兄
 自部曹史主事省掾都左右司檢^正中舍郎中知府
 憲副侍郎宣同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
 丞參行省中省政與國宣勞為時才臣章章在人口
 耳。今賊國臣不追誅夷宜為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
 代日月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勅有司償
 所籍入而勗尋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女而疾癘

于莘而女年及笄^{山天}自燕携大參商公左山孫企伊入
 壻其家。自莘而唐纔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計未至
 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三十
 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中奉之
 家耶。身戮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有而弱。君
 訟還所籍。又為求壻。令恤廢姪之家。處事變之極。徂
 薄俗之囿。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為弟為從。父從祖
 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尚之乎。而天之報施者
 反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萬夫長。嚴忠濟從。已

未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請陞經歷俄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范縣同提舉信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上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爲身出任之官長有不相能必委曲調順加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爲也惟范縣爲近民又壓於郡守有不伸及今爲唐若可以有爲而遽已兩刻以此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弘農大尉震苗胄五世祖絢爲宋儀曹易州死於金兵生

邦基秘書監爲金名士書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

者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事生郊社署令

皜自儀曹而下皆家燕皜生監歸德酒庭直避金亂

居莘生澧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視新西刻親識如故知傾

貲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室皇上即

位之年冬十一月詔脩世祖三十五年實錄院置檢

閱官其究覈故事職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讀高凝

共總裁之昇也實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顧與

脩撰而下年分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面命矣由
同官相驩故介其考唐州君先摯會從史院諸賢還
進史上都及與之別未數月計至期昇會葬莘經杖
言曰昇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
公銘亦不可服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觀
人之槩惟在其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州其
大何如流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於人若薄而厚雖
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厚竟之求視
銘異時

瀏陽縣尉闔君墓誌銘

姚燧

闔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宏
亦願游吾門彙所述焉始記銘其祖醫隱君墓于時
尉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墓嗚呼
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褻潛德其幽宋豈有見走文
可以信後世然與走不讓爲者則以答其爲好私今
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卿其世其遷徙
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元二十一年尉瀏
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

八僑墓長沙氏元配姚氏再配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
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
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
塋其自狀曰君幼耽誦記敏爲文辭異其時它門兒
者皆其小德削不致詳而日勤於筆錄如易正義論
語注漢紀傳舊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亡
慮數百萬言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汗車牛未聞
人有辨辨爲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
爲四川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官

瀏陽非賢不即與居母中中憂廬墓毀悴杖而後起皆
出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胷中廓廓無城府商
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怨
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爲詩千餘篇號訥齊
以宏信愛必不誣親燧取筆之曰君喟然吾少厲志
嗜學官止一尉殆天戲人者則不可也亦思尉爲君
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縣戶動十萬
一尉兵額止於數十而押綱衛使恒抽其半又其身
有疾痰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輩盜逐不

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官是不白其力少不足
 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
 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尉恒居縣禦寇無敢他遣
 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
 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
 不遣者送之有司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
 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府又遣脩杭
 海戰艦欽廉人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重困也
 其利為者必求為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肉身有

府 元刻作度

西湖府本集

司者署使伺盜曰蛇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
 不言所旨使自諭之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
 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為盜將不避為况囊橐他盜願
 指富貴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擇
 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覈盜不得依
 月日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盜特尉
 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輟祿幾何而伺盜
 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為伺盜忠臣伺盜為尉忠臣又
 其巧者與隣尉交驩私要言曰吾得盜必使誣汝縣

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縣易地為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代家人責入傭直與名以兵備歛者又所得為也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嗚呼尉乎禦盜歟師盜歟觀西利夫人觸法肆行徼倖未露悖人大語則君掩耳此倫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為銘

。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姚燧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尹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以

邑士安某為先來言曰先生世名篤古善文者聞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竊覬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則沒而名庶延也因叙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考質先人始以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院長尋官進義副尉徙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尉為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於提舉司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

官超爲提舉俄病廢兄德淵嗣爲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侍而南以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必葬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窆焉又曰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於其職何顯之能爲人子惟其考嘗愆於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允之燧曰凡今爲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於工曹逕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畀之新他臣有私藏者罪死况私爲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以爲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遇矣君諱智舅弟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則同提舉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某銘曰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爲扞焉爾如君二十始傳以及疾廢爲之二十年始曰千被被全一人亦千人矣其功亦豈曰微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由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燧

大德戊戌燧游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爲文若將取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拔宏豔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旣又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墟感其心將昭明所生爲叙之曰君諱彥文字子章年廿有八筮仕當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管勾北京行省承發省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爲無意於世之事會者耶當秦邸肇開與故丞相阿里公之行省長沙也無不往干之會

翠岩子西湖廿

同知堂印者許楫爲憲長沙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居若晚君來便宜版爲彬之錄事羣盜竊發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夷其俗而苟簡於治爲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校尉廣之懷集令羣盜資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天誅者死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而殲之格鬪屢劬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私廩者爲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兵與遭寇之家嶮崎艱梗炎瘴者四年以至元廿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宦之不達耶今卑官無

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丈儼立案前護守終日不食
頃須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畝入
 奏無不與偕裕廟為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庭下
 問盃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親接
 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一
 旦管勾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于彬西南北京
 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於南海之濱其不寢近而逾
 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千百言不忘力兼
 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略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

舍西元刻作捨疑

已不凌人人則忤之耶且求以剗物置干將鉛刀其
 前蒙稚猶知後鈍而用銛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為徒
 足持已而園者始周乎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為不
 易馴使而顧錄舍格荏弱而不自持者為善適俗而賢
 之君豈坐視也耶其邵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
 之為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多其功於政者僅此譬
 水在山東於溪壑崖谷之險不得犇放平衍為澮為
 川其漑潤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殞長
 沙佛宇文有玉亭小橐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

元文類 卷五十二
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薛氏李氏銘
曰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勗且中其
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
續

○故民鍾五六君墓誌銘

姚燧

緊鍾徒吉穎川自迫於靖康繹騷避吉而來岳世方
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郎行五六以
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遁迹市乃如天啓
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縝緻嚴訓厥子俾知義自奉殊

貶忘勤勩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居鄉
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飢閔瘠瘁發
我廩庾飫老稚崩梁壞塗捷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
已丑之閏月庚出年六十八世乃棄葬之三陽先墟
比黃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
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一庭變兮貫魚似椒聊蕃升
必天意豈憐之家久踣躓一朝起行當遐致况如南
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仕始卑終高若登陞或者
而宗由昌熾匍匐哀求銘玄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

有善奚必門地漢民仲山凡豈異奮筆發隱太史燧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吳澂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真州病未克進陝人
姚紱數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紱之先河中人金代
嘗仕虢州因家于陝吾父諱思恭字敬父至元間仕
廣東宣慰司有海商被強盜誣執其仇司官之貳右
商逮捕牽聯三十人繫廣州獄事至司貳酷法以鞠
死者三之一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冤會歲終吏牘互
易所掌此獄隸吾父即以寃狀白官不答時廣東得

專殺二命出囚于庭將施刑吾父謂囚曰汝今就死
囚畏懼不敢翻異貳令吾父署牘父曰賊仗未完人
命不可輕職可罷牘不可署貳大怒趣署逾急吾父
度不可已抱其牘逾墻走匿僧舍越五日梅州獲正
賊賊仗悉具械送以上貳慚恚暗默吾父引寃囚十
九人釋之囚哭拜曰非姚掾我輩死久矣自後獄有
疑必畀吾父覆問平反者甚衆廣東考滿簿宣之南
陵丞劉莊鹽場尹峽之長陽提領采石鹽引所治民
理財俱有政績歸葬吾祖于陝受江州彭澤尹未任

元文類 卷五十二
昨歲六月以疾終于真州寓舍年六十六歷官將仕
從仕至承務止痛惟吾父孝友慈祥劬書諳律仕未
顯達賚志以歿紱將以明年秋奉柩祔墓鼎湖祖塋
先生賜一言死不可朽而不肖孤送親之終庶其有
校乎予謂若父益良吏也廣東一事真有洗冤活死
之功是可書已承務君之考諱某監陝州酒稅妣某
氏妻楊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紱紳女適真定李
純皆彭出也銘曰位不信志意其有嗣報未稱施意
其有遲

熊君佐墓誌銘

吳澂

富州之甲氏熊爲盛而不一族橫岡之族其先知制
誥龍圖公之後繇鄱徙至諱之翰者早世其配周氏
以姨之子爲子寔丞相京文穆公之從孫諱禮娶從
事郎王尉之女生四子仲諱大涇娶韶州周守之姑
生子二君佐諱師賢其長也幼敏悟長治進士藝馳
俊譽叔父貢士暨鄉先輩皆期一早達僅一試貢闈
而科舉廢讀書娛親于山中至元壬午先廬燬隱城
市十年父旣沒養母逾盡歡大德辛丑築室還故鄉

暨
元刻作既疑
此是西湖本暨

賞兩刻同
賞作嘗當

扁其堂曰寓樂與老梅疎竹叢桂幽蘭細蒲怪石俱
便坐掃地焚香琴書圖畫羅列後先尤嗜古器玩賞
學琴後不復操曰但識琴中趣耳惟工詩不輟一時
吟人咸相推許弟師周同居同財三十年無間言暇
日弟若子相賡酬自爲師友乙巳罹母喪哀慕幾欲
無生其明年冬感疾丁未夏四月竟不起年五十有
三秋七月壬辰晦窆于卦塘栖龍山之陽初娶監吉
州糧料院李登孫女再娶戶部侍郎鄧詠孫女男希
勉女適胡宜審孫寄生于移疾寓富州先塋期師周

以前太學進士徐懋初狀因予妹壻周筠來請銘筠
謂君佐敦厚篤實好賓客而不妄交希勉篤實如其
父徐之狀亦云辭翰清粹端健爲詩冲澹蕭散不求
工而自理致予雖不識君佐其槩可覩已嗚呼向之
科舉誠不足得士然拘以定法乖逢一制於命非可
以苟求得不得者安焉自科舉法廢而仕進之途泛
人人懷希覬速化之心離親戚棄墳墓跋涉攀援百
計千人經歲年弊衣履犯風雨寒暑或至破家隕軀
而不悔愚亦甚哉君佐之才豈不可翔鶩以其清致

出而與今之君子游必有合也而安分知止澹然無營於世以終其身可不謂賢乎往年予被命徵爲國史官弗果赴今幸補外閑散無編纂之勤每欲述野史以自嬉凡山林恬退有足稱者具逸士傳若君佐其可銘曰所豐者賢所嗇者年猗嗟乎天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元明善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寧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謚忠定曾祖妣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中書令

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宣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父諱賓之朝請大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通奉大夫妣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葉氏俱贈碩人處州姓袁氏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太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事初敷文每言吾大父外大父

皆真太師婚嫁必當吾門敷文病嚴州日往候之敷
 文曰願以幼女屬公子某嚴州起謝吉日納幣既七
 日敷文卒夫人時年六歲未幾嚴州亦卒越十有一
 年歲辛酉夫人殯于袁夫人諱棣卿字景華幼簡靜
 有威儀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彊之食不食未葬
 不少離殯次服除常一至庶母室至嫁復一至別之
 外庭人不識其面伯父賓州家法嚴正有事于廟夫
 人禮相祀事低首偃立至徹不少動既歸處州敬焉
 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至廳事者夫

殯
元刻誤殯

人踰屏間窺或非清謹士即掩衾就睡明日徐曰先
 丞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為之謝絕中表俱貴家務
 相扇以侈大人獨崇節儉動尊禮則歲丙寅某月某
 日以疾卒于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是歲冬十一月
 葬于鄞縣通遠鄉建奧之原以宋宗祀明堂恩追封
 安人後三十有三年處州卒別墓于桃源鄉慈溪奧
 之原相望十里外處州諱洪字某清粹雅博為士林
 之表仕宋至朝奉郎通判建康府事歸聖朝同知邵
 武温州處州三路總管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任夫

人一男三女男楠翰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脩
 官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
 次適宋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
 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
 三璋早世瓌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
 許嫁未行初夫人卒少母張氏來撫袁氏兒及見袁
 氏兒女嫁娶終于袁氏處州葬之于夫人塋外翰林
 博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清脩可尚
 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世家以請曰楠生七日先夫

人沒先夫人沒由楠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何痛
 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泯永遠
 或可以蓋楠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讀其所書
 曰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為夫翰林為予子可謂無
 憾雖不永年得於天者止乎是又何歸咎其銘曰相
 彼里仁有樂維艱誰其高閎奕世相臣相臣女孫來
 嫁于袁倚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闕右闕聯芳對峙維
 處州君士林孤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邁被服閒閒其
 儀肅肅廟祀斯嚴膺茲百福治爾宮事莫不柔嘉內

則無違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忌成嫩何靳大年廿一而止昔祿中兒世業在傳克開厥後有壽而先壽匪兩利④自人天奚咎天生也無憾没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堅畢世昭宣

翰林承旨王公墓誌銘

袁其楠

翰林學士承旨贈太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年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塋于城東隅至治元年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十一月庚寅塋東平祖塋乘丘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知吾先君莫若子幸

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楠不敢辭爲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正公一見器偉之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三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叙遷應奉修撰陞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爲司直歷吏禮二部郎中太常爲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出撰述其最傳於世者世祖皇帝謚冊追謚太祖冊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修世祖成宗兩皇帝定

元文類 卷五十二
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叙其
佐丞相府剗刮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國公信從
之爲始書時值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檄公偕
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覈究燕南錢穀約月
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誅乃得免害
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字不復視成牘以
行參議六年一時執政聽南七陳利便搜括田賦時
平章政事何公瑩祖與公正色不少讓推萌折貪卒
得其謀以緩始天兵平宋詔徵賢能李學士同受旨

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輿仗儀物
當悉輦歸于朝董趙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
藏史院繇公以完守濟南寬平民官逋修閔子祠復
學田觴詠自娛而訟益簡承旨李公謙公幼師事之
遷應奉卒推以先勤敏通博洽時鉅公皆屈已期獎
後卒與相竝史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踵躡清要皆
門下士其爲文閉閣詠諷落筆纒屬不止於王言爲
尤長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公之系繇琅琊居東
平始八世祖沔爲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曾祖瑀登

元文類 卷五十二 俞德堂
金進士第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公
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太卿妣杜氏臨沂郡夫人
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琅邪郡
夫人昭文當亡金時有兄三人携妻孥南徙昭文私
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以守下車伏草莽兄呼
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文迄全其墓厚
德勃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夫人是生士熙再
娶許氏皆先卒姚氏高氏晚歲得二子士黠士然女
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
艾也銘曰德統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獎士無方
髦譽珪璋孰阨其遭文鳴盛世金石雜比厥聲四昭
子也允文戰兢紹聞嗚呼公之名益高

初二日校

元文類卷之五十二終



